

山围故国周遭在

唐小兵（华东师大）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能不忆江南？南京好，多闻论坛妙，能不忆多友？从南京、扬州回到上海忽忽已然半月有余，在忙碌不堪的日常生活世界里，那些在南京、扬州打捞的时光碎片时不时会涌上心头，人注定是生活在记忆的宿命之中而难以自拔的，更何况无论是过去的新闻专业，还是如今从事的历史学专业，都是跟时间做斗争的“学科”，前者是对当下的记录，而后者是对遗忘的抗争。作为一个新闻学专业的“叛徒”，我很感激学术生命中的机缘让我得以以“客串者”或者“局外人”的身份不时重返新闻传播学界，跨界的人容易被当成两头不讨好的篇幅，可跨界也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内外视角。



在第二届多闻论坛上，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多友面前报告有关左翼文化在上海的兴盛、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的计划，这是一个刚刚展开而远未完成的研究课题，是试图回答自己内心的困惑：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与机缘，让那么多的知识青年在1920、30年代对于

中国革命产生了一种认同或者依赖？为什么在1920年代中后期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城市——上海却繁盛起了一种革命的文化？我试图勾勒出一幅整体的历史图景，讲述自己的构想与研究方法。在与诸多多友的研讨与交谈之中，那些模糊的历史逐渐明晰起来，我很感激在生命中遭遇一个如此有激情与灵感的学术共同体。正如李老师说所言，这是一个以文会友、以友会文的温暖共同体，在彼此的交错之中，思想的羽翼就会“野蛮生长”，就如我在报告中开玩笑地提及的那样：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头老虎，它有时潜伏，有时跃跃欲试，总归是难以被驯服的。这老虎象征着我们对历史与学术的不可遏制的探索动力。

我曾经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访谈中说过，学术讨论需要“刀光剑影”，也曾经在《学术批评的潜规则》一文中批评过大陆学术会议的等级化、单向化、圈子化、形式化等各种弊病。可以说，多闻论坛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些弊端，让学术讨论成为了真正的多元而开放的交流，即使是批评，也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善意，我想这跟李老师说有意引导的学术风气有莫大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很感激那些评议人对我的研究计划所提出的质疑与批评，正是他们的建议，让我得以回返自身审视自己。

也许我应该让这种札记写作变得柔软一点，而不是像上文那样严肃或者一本正经（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喜欢调侃的人却被上海文明给规训了）。我必须负责地说一句，虽然我只是去过南京四次（去年下半年到



南大新闻学院418之家参加过博士之家的活动），可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已经达到爆棚的程度（当然如果出租车司机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点就好了），作为一个民国史研究者，我对民国首都南京的恋爱确实迟了一点点。我在上海已经呆了十三年，可是对这个城市仍旧谈不上特别的好感，除了它比较有规则和文明程度

稍高之外，我好像对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文化习气极为抵触，对它特别擅长于怀旧而强化自身的文化资本的特质，也不是特别认同。南京这座城市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小资产文艺气息，以前到先锋书店主持唐宝林先生《陈独秀全传》的新书沙龙就有强烈的观感。最近这两次到南大闲逛，尤其感受明显。4月1日的傍晚，我领着儿子明峻在新闻学院研究生刘旸的引导之下，利用晚餐前的短暂时光，在古典、优雅而深沉的校园里四处行走，古树、古建筑、庭院甚至包括那些迟暮的花儿等都仿佛在争着向我们讲述它们的过去，庭院深深深几许，往事那堪付红尘？明峻捧着相机充满新鲜感地到处拍照，并且多次跟我说：爸爸，我很喜欢南京。当时我们一行三人行走在这方充满怀旧感的校

园里，民国中央大学、东南大学的那些陈年往事仿若扑面而来，我能够想起的是像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这些当年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中国弟子们。他们在一个平民主义文化成为政治争取的时代，仍旧要坚持贵族文化和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倡导一种“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态度，不同于复古派，也不同于胡适、陈独秀等趋新派，而试图将中西文化源流最深处的智慧实现内在的融合，并愿意做一个群氓时代的“孤臣孽子”，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遗世独立精神（独立不仅指向对政治力量的独立，也指向对大众的独立）或可谓民国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吧。

去年秋天在鸡鸣寺与南大朱丽丽老师、葛飞兄喝茶，在寺庙丛林之间行走，眺望远处若隐若现的城墙，就觉得这座城市自有一种不同于上海的气质，这是一



种在历史文化的怀抱之中从容涵泳、自由往返的格调，更别说当时去中央研究院旧址参观的心情，这座象征民国学术研究巅峰的庭院，躲在街市的一角，漫不经心而别有洞天，或许只有有心人才会稍微为之停留吧。同样具有怀旧的气息，上海的怀旧仿佛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怀旧，就像叶文心在《上

海繁华》一书结尾处所言，这是一种在政治与资本力量驱动之下的怀旧，新天地、田子坊等都是集大成者，这种怀旧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程乃珊、陈丹燕、金宇澄、王安忆等人的小说之中自有一种强烈的展现。南京的怀旧却是另一种类型，它是自然展开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它是有历史底蕴和人文之光的怀旧，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故国人民有所思，像我这样一个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人，自然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最能找到安放自己心灵的所在。或者说，我与南京这座城市的感情才刚刚开始，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去寻访那些散落在城市字里行间的故事与历史。（2016年4月21日）